

中国通俗小说名著分类文库

歧路燈

清 李綠園 著

樂星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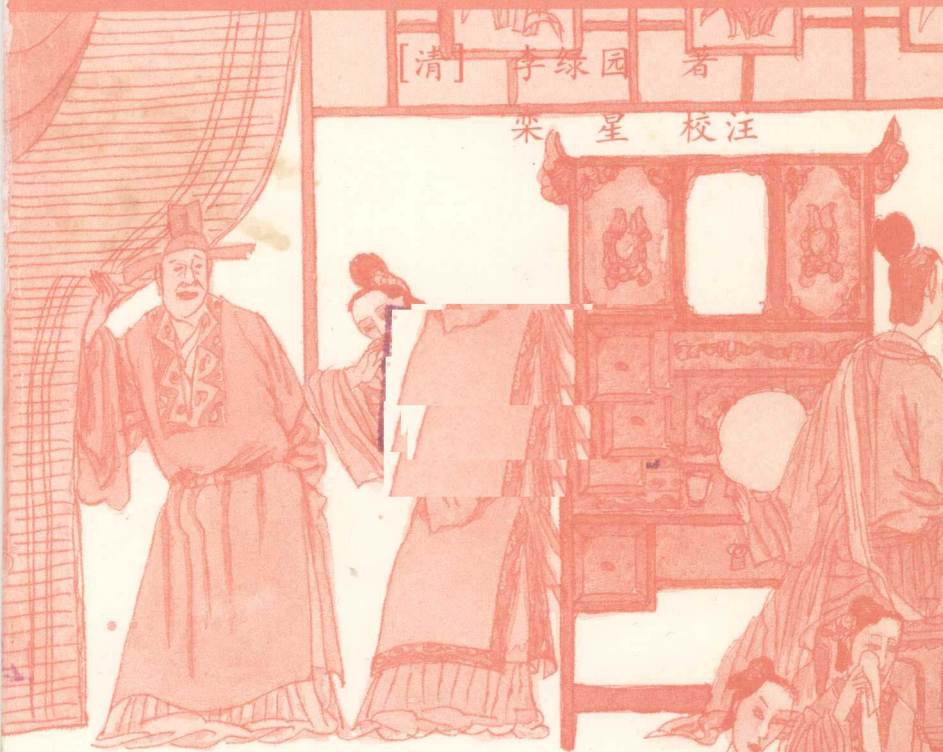
中國古籍出版社

中国通俗小说名著分类文库

歧路燈

[清] 李綠園 著

栾 星 校 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通俗小说名著分类文库·世情类

岐 路 灯

[清]李绿园 著 栾 星 校注

责任编辑 弦声 新平 责任校对 锴生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文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29.5印张 907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册

ISBN 7-5348-1545-2/I·647 定价:29.80元

序

姚雪垠

18世纪李绿园写的《歧路灯》，从成书之后到本世纪20年代之前仅有抄本，知者很少。1924年洛阳清义堂印行105回石印本，流传不广。1927年北京朴社铅印出版一本，仅有前26回，也未在读书界引起应有的重视。这一部埋没了200多年的优秀作品，经栾星同志在困难的处境中陆续化去了10年心力，收集各种河南民间抄本和不全的刊本共10余种加校勘，分段，标点，注释了方言俚语和典章制度，收集了有关李绿园和《歧路灯》的文献，供作研究资料，如今交给中州书画社出版，使这部小说有机会同全国广大读者见面，增添了我国古典文学宝库的光辉。这件事使我深感欣慰。

我国古典长篇小说，源远流长，成就辉煌。概括它的发展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宋朝是孕育和萌芽阶段，主要为靠“说话人”创作和不断师承的口头文学。如讲史（包括“说三分”）等长篇说话，不仅由口头传授，还有他们草拟的“故事提纲”，后来成为“话本”保存下来。讲史一门中产生的各种话本（或称“平话”），在长篇小说的萌芽阶段中十分重要。这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的第一阶段。

元末到明初是长篇小说孕育成熟和正式出世阶段，代表作品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由于三国、水浒的人物和故事经过一代代“说话”艺人的继续加工和创造，同时吸收了元杂剧中三国和水浒人物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编排，所以到元明之际编定这两部小说时就有了充分基础。倘若没有历史已经准备好的基础，单凭罗贯中和施耐庵二人的天才不可能写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不仅奠定了长篇小说的章回体裁，而且开始将听讲的长篇故事变

为阅读的长篇故事。说得更准确一点,这类新兴的长篇小说既可以听讲,也可以阅读,而以供阅读为写作的主要目的。这一历史现象,大概与刻版印书的进一步发达和普及有相当关系。

写出的长篇既然来源于“说话”,而“说话”人每讲说一段故事必须停顿一阵,向群众要钱。为着使听众不会在停顿时走掉,他们必须在最有悬念的地方停顿,或者在停顿处故意制造悬念。这就是章回体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至于每一回(或章)有两句回目,对仗力求工稳,则是长篇故事变为通俗读物以后完成的形式。采取一联对句,要求对仗工稳,还要大体上讲究平仄,这不是听“话”人所需要的,尤其没有读过书或识字不多的听众更不需要。这是适应读书人对文采词藻的欣赏趣味,同时起到题目的作用,便于翻查和记忆,兼使阅读醒目。有些好的回目,也能脍炙人口。

第二阶段的长篇小说是属于“讲史”系统(“说三分”也是讲史),写的人物和故事不脱离英雄传奇,不懂得或不重视写日常生活,还不善于细致地描写人物心理,也不重视描写风景。《水浒传》有写社会生活的部分,但着重在写英雄传奇。

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发展,是向“近代”跨进了一步。供人们听的小说,必须着重追求吸引听众的故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如此。以供阅读为主要目的的小说,不再着重写吸引读者的传奇故事,而着重在写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塑造人物,又以写出主要人物的命运变化引起读者的关心、共鸣,使读者不得不阅读下去。这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一大发展。同时,长篇小说由群众集体创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在长时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整理成的)变为个人创作,也变为文人创作。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的第三阶段开始了。

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史的第三个阶段开始于明朝中叶以后,以《金瓶梅词话》为嚆矢。正如前边所说,第三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开始写社会生活,反映人情世态,而以常见的“社会人”代替了传奇英雄,同时作家所熟悉的带有乡土色彩的口语成为主要的文学语言。这种写作道路的新变化,大概与明代中叶以后市民思想与市民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关系。可惜《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的思想境界不高,虽然书中暴露了官绅罪恶,社会黑暗,但是纵情描写淫秽行为,成为全书的主调。这就使历史上第一部运用口语写小城市中下层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格调低下,被目为淫书,不能对长篇

小说的发展产生更好的推进作用。

又过了大约两个世纪,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古典长篇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才达到完成。这一阶段的标志是产生了《儒林外史》、《歧路灯》和《红楼梦》。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红楼梦》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是高峰。《儒林外史》有深刻的人物性格描写,对八股科举制度有尖锐的讽刺和批判。但是,批判八股科举制不能算是对封建纲常伦理的背叛,反之,描写祭泰伯祠的“盛事”却宣扬了儒家的正统思想。所以《儒林外史》在思想方面的光辉远远赶不上《红楼梦》。还有,《儒林外史》是用不同的中心人物形成可以独立的故事,由不同的可以独立的故事联缀成书,缺少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完整的艺术结构。由于主要人物被写过后就丢下不管,所以这些主要人物虽然写的很生动,有性格,但不能写得性格丰满。

李绿园的动手写《歧路灯》,稍晚于《儒林外史》,而早于《红楼梦》。它没有《红楼梦》所具有的某些对封建传统的叛逆思想,也没有《儒林外史》所具有的反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思想。作者在《歧路灯》中所宣扬的是封建的宗法伦理、纲常名教,即维护封建社会的典型的正统思想。这是《歧路灯》的最大弱点。但是它有一些重要优点,值得特别重视,必须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中给予应有的地位。

它是用带有河南地方色彩的方言写清初的河南社会生活。语言朴素而生动,使我们今天读起来感到亲切,有味。我是河南人,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很重视向河南的群众语言学习。在我文学创作方面,一生都得力于河南群众语言的营养。当我读《歧路灯》时,我常感到这部小说的语言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

这部小说尤其重要的成就是反映的社会生活方面比较广阔,包括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形形色色人物,全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得维妙维肖,栩栩如生。许多地方,对人物只用简单数笔,写出个性,画出由于阶级和职业形成的性格、思想、心理特点。《红楼梦》虽然是伟大的艺术作品,但是作者集中笔墨写荣、宁二府的人物和生活,荣、宁二府之外的人物和生活便写得不多,也不够细致和深刻。《儒林外史》所写的社会生活面和人物,范围更是比较狭窄。所以《歧路灯》用现实主义手法写社会生活比较广阔的优点,在古典长篇小说中是比较突出的。小说假托的历史背景为明朝,实际写的是作者所生活的清朝乾隆时代;以开封城中的社会生活为基地,也

涉及外地生活。作者通过他所熟悉的各种社会人物和生活，为我们写出来当时形形色色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以及当时的风俗人情、典章制度，等等，使我们可以从其中认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面貌。它是文学作品，又是活生生的形象的社会风俗历史。

《歧路灯》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典长篇小说由写英雄传奇转到写社会生活这一历史潮流的产物，标志着长篇小说发展史的第三阶段已经成熟。虽然李绿园在《歧路灯》中批评《金瓶梅》是“诲淫之书”，但是在用乡土语言写社会生活这一点上，作者不可能不受《金瓶梅》的影响。另外在明末的“拟话本”中，描写世态人情的作品已成风气，加上元、明两代表现市井生活的戏曲、俚曲以及从宋朝开始兴起的风俗画等方面都在发展，形成一股文艺潮流，推动着文学史必然将出现新的运动。历史的形势已成，只等待这方面的长篇小说出现。我们沿着这一历史发展道路看，就容易看清楚《歧路灯》在我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1927年经冯友兰、冯沅君兄妹将前26回校勘标点，在北京朴社出版一册，没有引起国内文艺界的重视，遂使这部小说继续埋没了50多年。为什么没有引起重视？我想大概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知识界对于儒家思想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1927年大革命时期，这一思潮继续发扬。这一思潮不惟影响了对孔子、孟子等历史人物和儒家思想进行科学分析和全面评价，而且影响了对一些古典文学作品进行全面评价。人们拿到朴社出版的《歧路灯》，一看冯友兰的序言，知道这部小说是宣扬儒家纲常伦理的正统思想，自然不免先入为主地不予重视。尽管冯友兰在序文中指出小说的若干优点，但不能改变批评它思想陈腐所给读者的不好印象。当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还深入年轻一代的人心。我从前看了朴社出版的单行本时就很受冯序的影响。其实，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思想和人生观同他的所使用的创作方法之间常常会出现矛盾。我们从《歧路灯》中感到亲切的部分往往不是道貌岸然的人物，而是各种世俗人物，同时也看出来封建礼教和制度的漏洞百出。

另外，《歧路灯》除能够给我们文学的欣赏趣味和帮助我们了解封建社会历史的生活外，有没有在思想上的借鉴作用？我看是有的。这问题与十几年前思想界所争论的“道德继承”问题有关。当时有一种气势很壮的论调，认为新社会的道德应该是崭新的，绝不应从旧社会的道德中继承什

么东西。我当时私心以为不然。我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包括道德在内，都是遵照有因有革的规律向前发展；新道德与旧道德的关系，既有改革的一面，也有继承的一面。继承的方式，有时是照搬，有时不是照搬，而是吸收某些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作为借鉴。《歧路灯》中的谭绍闻受母亲溺爱，于父死之后，被同辈浮浪子弟引诱，日趋堕落，倾家荡产，后来回头向善，从新做人，有了好的结果。从抽象道理说，在今天对做父母的如何教育子女，青年人如何不要受流氓阿飞引诱，不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么？再看小说中写的那位盛公子是一位布政使的孙子，不务正业，整天呼朋引类，吃喝玩乐，不是可以作某些“高干子弟”的一面镜子么？这是一个稍为复杂的问题，让我们大家多思考思考，我在此不多谈了。

1980年6月1日

校 本 序

栾 星

现在我要把《歧路灯》校本和我编著的《〈歧路灯〉旧闻钞》、《李绿园诗文辑佚》、《李绿园传》，一并奉献给读者了。这一工作，起于1963年，迄于1972年，历时10载。当问世之际，按照惯例，理应写几句话，作为前言。

《歧路灯》为清人所著长篇白话小说，108回，约60余万言。是一部描写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普通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作者李海观，字孔堂，号绿园，河南汝州宝丰县人。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生，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卒，几与18世纪共始终。他的原籍河南新安，祖父李玉琳，是个秀才，以康熙三十年豫西大饥，携家外出逃荒，流落到宝丰鱼山脚下一个叫宋家寨的小村子里，靠教书安了家。绿园出生于宋家寨，时已移家16年了。父亲李甲，也是农村一位普通知识分子。至绿园始多读了一些书，30岁时中式乾隆元年恩科举人。但在中举之后，科名上并不顺利，从30岁到40岁共四逢会试，他可能不止一次去北京应考，然终未博春官一第。继而死了父亲，也就绝了此想。50岁以后，约宦游20年，以史料无征，经历多难指实。仅由今尚可得见的他的诗作里，略知行迹半中国。晚年在贵州思南府印江县做过一任知县。告归后，到老家新安县北冶镇教过书，后到北京住过一个时期，84岁死于京邸。子李遽，乾隆四十年乙未科进士，仕至江西督粮道。孙李于潢，道光间中州著名诗人，有《方雅堂诗集》传世。绿园大约在42岁时，开始写这部小说，后以“舟车海内”（《歧路灯》自序）一度停顿，71岁时脱稿于新安。共历时30年。完稿后未付梓，200年来向以抄本流传。1924年洛阳曾出现过石印本（即清义堂本），惟未作任何校勘，实际乃是一种抄本的过录本。

1927年冯友兰（芝生）冯淑兰（沅君）兄妹，曾以由家乡所得抄本与石印本对勘，分段标点，交由北京朴社排印，时“五四”时期诗人徐玉诺及后日成为甲骨学专家的董作宾亦热情襄助，惜仅印行一册（26回）终止，未竟其业。《歧路灯》抄本，最早由新安传出，迄晚清，流布遍两河，然甚少传至省外，故一向不为人知。除方志外，民国初年蒋瑞藻编辑《小说考证》，始第一次给与著录。这是《歧路灯》为全国所知的开始。而后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亦予著录。孔书乃重录了蒋书所收资料。惟蒋瑞藻并未见到过《歧路灯》原抄，只是引一《缺名笔记》的记载。而这一条记载却是大有失实之处的：

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一百二十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惜其后代零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事也。（《小说考证》第八）

显然《缺名笔记》的作者，并不了解绿园的身世生平，“纯从《红楼梦》脱胎”及“惜其后代零落”，只是猜想之词。据我的研究，绿园较曹雪芹年长约9岁，《歧路灯》开笔比《红楼梦》开笔早6年，绿园约写完《歧路灯》前80回以“舟车海内”辍笔时，《红楼梦》尚未具雏形。绿园老年续写《歧路灯》的结尾部分时，大约高鹗也正在续写《红楼梦》的结尾部分。考察他们生平，并无萍水相聚机缘，他们互不了解对方的写作，可以说是肯定的。至于绿园身后，已见前述，儿子李蘧做的官要比他的官大得多，《歧路灯》没有刻本，非由“后代零落”，或由于李蘧是个官僚，无视先人著述罢了。《歧路灯》自抄传以来，地方志虽叠有著录，然以稗官小说之故，其名反为绿园诗名所掩，多语焉不详。朴社本冠有冯友兰长序，对作品作了综合分析，这是《歧路灯》成书后，有纪念性的第一篇较为系统的评论文章。然由于书未出齐，未引起文学界太大的反响。对《歧路灯》的研究，至今还是一片处女地。

《歧路灯》铺演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中等城市——那时的河南省会祥符（今开封市）。描写一个青年学生谭绍闻，在丧父之后，受母亲溺爱，如

何被同辈浮浪子弟引诱，吃酒赌博，斗鸡走狗，狎尼宿娼，宠妾童，炼黄白，终至倾家荡产的故事。沿着这一线索，人物交错而出。作者以写实手法，为读者展示一幅浩瀚的社会生活画卷；每一穿插，又各自构成独幅风俗画面。有如《缺名笔记》作者那样，其所以易使人把它与《红楼梦》连属在一起，并不是无因的。或在“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上，或在映射浩瀚的社会景象上，浓涂淡扫，笔意墨范，无不有相似之处。《歧路灯》写了200多个人物，有官绅、豪吏、幕僚、书办、清客、帮闲、门斗、衙役、武弁、兵丁、商贾、市贩、赌徒、游棍、官媒、女监、妾童、庸医、相士、艺人、戏霸、土财主、人贩子、假道学、酸秀才、老童生、刀笔师爷、风水先生、江湖术士、世家公子、纨绔子弟、牙行经纪、市井无赖、抖能婆娘、师姑道婆、绿林好汉、赌场打手、僧、尼、妓等等，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各具性格，各肖形貌，过目留影，呼之欲出。语言朴实，富于情趣。作者虽把故事托于明代嘉靖年间，描写的实为清代康、雍、乾间的社会生活。就其反映的生活领域来说，未脱一般戏曲小说敷陈传奇故事、神怪异闻、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旧辙，扩大了视野，是蹊径独辟的。在创作风格上，他虽极诋水浒海盜、金瓶海淫，恰恰在这里紧紧承继并发展了明代白话小说的写实主义传统。绿园与吴敬梓为同辈人，少敬梓6岁，《歧路灯》开笔的第二年，《儒林外史》已脱稿，当《歧路灯》约写完五分之三时，吴敬梓客死于扬州。二人亦无萍水相逢的机缘，互不了解对方的写作亦是肯定的。《歧路灯》的艺术成就，我初步给予这样的评价：是清人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之外，又一巨著。手笔逊色于雪芹，视之敬梓则伯仲之间，各有短长，难分高下。至于《野叟曝言》、《儿女英雄传》，则难望其项背。这自是私见，尚待读者及历史公论。

我之所以花去10年时间辑校与研究它，出于两种设想，一为它的文学价值，如前所述；一为它的文献价值，包括认识价值。它是历史存在，大幅度反映了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记录了中下层社会芸芸众生的思想状态与生活状态，自可为认识历史提供一项新资料。譬如一般史学著述，总是把康、雍、乾描述为清王朝统治的“鼎盛”期，也是2000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反照期——自然这并不错，《歧路灯》却揭开了这个“鼎”的盖子，用感性方式让我们得知内部的孤陋与腐败。对于清代吏治中书办、皂役这一层人的为非作歹，对士人的空虚怀抱

与胸无点墨，对宦门子弟的堕落放荡与无所事事，对市井寄生者的刁钻谲诈与全不要一点面皮，还没有哪部书揭露得如此普遍与深刻。从另一层社会生活面，补充了《红楼梦》的缺笔。它记录了大量社会掌故，诸如抽签打卦，算命问卜，扶鸾请神，相宅相墓，镇鬼驱邪，嫁娶丧葬，接风洗尘，浇臀暖脚，咬蟋蟀，斗鹌鹑，打秋风，送下程，烧假银，铸私钱，以及官场仪注，科闾规程，戏曲排场，市廛景色，佛寺道观风光，士人晋接常礼，下九流行藏，各行业男女穿戴，一年四季风俗等等。作者或出以疾恶，或出以感伤，或揶揄，或谴责，非其所非，是其所是，于观静察变之间，无不有工致的描写，亦为研究清代社会风尚不可或缺。作者运用的民间语辞或方言俚语相当丰富，设意遣辞，多态多姿，既是语言学资料，又可供作家借鉴。书中还记载了这个省会城市的游艺活动，由其记载略可推知北方六七个剧种演变兴灭之迹。如近年研究河南梆子渊源流变的人，苦于文献无征，而这部书中多次提到“梆锣卷”，看来就是它的前身。锣戏、卷戏早已绝迹，独梆子由附庸蔚为大国。据此可以判定，它至少已有200年的历史。再如马戏，这部书称之为“卖马解”（解音懈），《红楼梦》亦称之为“卖马解”，看来是200年前北方的统一称呼。它的全称则为“跑马卖解”。这只是一些取例。不同的学人，会在其中取得各自不同需要的资料的。

然视之《红楼梦》及《儒林外史》，《歧路灯》有较多的毒素。作者是位正派读书人，又生长在宋代以来号称为“理学名区”的河南，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卫道气味很重。他宣传封建主义的社会观，特别宣传封建伦理思想。表扬忠臣、孝子、节妇、悌弟，又着力塑造了一个义仆王中（谭宅的家生奴）。希图在“五伦”之外另立一伦——主仆。小说中王中这个人物形象很复杂，一面写得很有个性与生活实感，一面又纯属作者思想与意志的化身。作者甚至连自己心目中的“事君之道”，也写入王中身上，因而才送了他一个字，叫做象荃。尤可悲的，他竭尽心力侍奉了谭家祖孙三代，又情愿把自己的女儿送给谭绍闻的儿子做妾。校本出版后，或许仅就这个人物身上，也会引出一场争论的。在教育思想上，作者有似吴敬梓，反对“八股文”，提倡“通经致用”，这不为落后。然归根结蒂，免不去封建等级社会“劳心者治人”的偏见。书名《歧路灯》，名与实是相副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作者的淑世心肠。旧日它之所以流传不辍，也多以教子弟

书看待。200年过去了，作者始料不及的，人们通过书中的描写，见到的却是他要维护的那个封建社会结构与伦常观的摇摇欲坠。此即作者主观与作品的客观既统一又矛盾的复杂情况。

绿园显然是一个载道派。他在《歧路灯》脱稿的同年，编定他的诗集《绿园诗钞》。由诗钞自序，可窥知他的文学主张。他有一个基本立足点，乃“道性情，裨名教”六个字。如多作一点解释，那就是“惟其于伦常上立得足，方能于文藻间开得口”。所谓“道性情”，是道名教中的至性，写伦常上的至情，不能游离封建宗法制度道德观的基础。因而，“凡无当于‘三百’（按指《诗经》）之旨者”，都是废话（以上引文均见诗钞自序）。他对《诗经》的看法，是承袭汉宋以来右派文人的主张。他的小说观，也是如此。《歧路灯自序》就是自供。我把它的全文已编入《李绿园诗文辑佚》，读者可亲自过目，恕我不再征引了。且看他对元明小说的评论：

古有四大奇书之目，曰盲左，曰屈骚，曰漆庄，曰腐迂。迨于后世，则坊间袭四大奇书之名，而以《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冒之。呜呼，果奇也乎哉！《三国志》者，即陈承祚之书而演为稗官者。承祚以蜀而仕于魏，所当之时，固帝魏寇蜀之日也。寿本左袒于刘，而不得不尊夫曹，其言不无闪烁于其间。再传而为演义，徒便于市儿之览，则愈失本来面目矣。即如孔明，三国时第一人也，曰澹泊，曰宁静，是固具圣学本领者。《出师表》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终托臣以大事。”此即临事而惧之心传也。而演义则曰，“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几成儿戏场耶？亡友郑城郭武德曰：幼学不可阅坊间《三国志》，一为所溷，则再读承祚之书，鱼目与珠无别矣。淮南盗宋江三十六人，肆暴行虐，张叔夜擒获之，而稗说加以“替天行道”字样。乡曲间无知恶少，仿而行之，今之顺刀手等会是也。流毒草野，酿祸国家，然则三世皆哑之孽报，岂足以蔽其“教猥升木”之余辜也哉！若夫《金瓶梅》，诲淫之书也。亡友张揖东曰：此不过道其事之所曾经，与其意之所欲试者耳。而三家村冬烘学究，动曰此左国史迁之文也。余谓不通左史，何能读此；既通左史，何必读此。老子云，童子无知而腹举。此不过驱幼学于夭札，而速之以蒿里歌耳。至于《西游》，乃取陈玄奘西域取经一事，幻而张之耳。玄奘，河南

偃师人，当隋大业年间，随估客而西。迨归，当唐太宗时，僧腊五十六，葬于偃师之白鹿原。安所得捷如猿猱、痴若豚豕之徒，而消魔扫障耶？惑世诬民，佛法所以肇于汉而滞于唐也。（节自《歧路灯自序》）

你看，影响深远的四部元明小说，他没有一部赞同。《水浒》是海盗，《金瓶梅》是海淫，《三国演义》以儿戏笔墨歪曲史事，《西游记》幻而非实。绿园批评三家村冬烘学究，其实他何尝没有冬烘头脑，只不过以这一种冬烘对那一种学究罢了。《水浒》海盗，是旧日大人先生的通论，则非冬烘学究所能概括。这些都无须多谈了。我想强调一点，是浪漫主义与艺术幻想，对绿园来说，好像不可理解。《西游记》里的猴圣、猪帅，自不必论。连类而及，即如他在游长江三峡所写诗中，也曾对巫山神女的意象故事，提出质疑，并一语把它戳破：“巫山神女亦幻词，行云谬将峡气指。”且对李白的诗句“千里江陵一日还”，也生疑问：多次讯问舵师，白帝城至江陵，一日究竟能不能走到。绿园把道路堵得这么死，那么他要走什么路呢？由《歧路灯》可知，那就是：内容上必须载道，形象上必须写实。前者使《歧路灯》成为一部淑世书，后者使《歧路灯》成为一部18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前者是《歧路灯》的伤疤，后者则为《歧路灯》所以难朽的理由。文学艺术创作是思想劳动，必然映射作家各式各样对生活的认识。写实主义创作方法，具有本身的规律性，要旨在于必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真实的描写现实。这在历史上，常常表现为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矛盾。矛盾双方反映于作品之中，也就形成良莠共生状态。假如有谁想用一成不变的框框来检验古代著作，如苹果用直径孔分级板分级那样，那不仅是愚蠢的，也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历史总是变动不居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是与非相成亦相生。以今日的是非观求全责备200年以前的作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然对作品的面貌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对读者，特别对年轻的读者，应是校书人义无旁贷的责任。自然这些私见，也有待读者及历史公论。

《歧路灯》抄本流传至今的，多数残缺。回次章节或被窜乱，人物形象或被扭曲。我使用的校勘底本，多数为清代抄本，少数为民国初年过录，包括清义堂石印本及朴社本在内，共11部，亦各有程度不等的残缺。合

校之下，始得全帙。河南省图书馆所藏一乾隆末年抄本，接近原作面貌，惜不及半，即用为第一底本。参稽他本，择善而从。全书故事结构，各本基本相同，惟回目有104回、105回、106回、107回及108回之分。前引《缺名笔记》所说120回本，未见，当为误记。我得到由叶县传出一旧抄残本及郑州市图书馆所藏一晚清抄本，作108回，看来是作者本意，即据以订为108回。除叶县传出旧抄残本外，诸抄多出村塾童生或半截子读书人之手，差错层出，清义堂石印本尤甚。由于多经转抄，有将前人间批语误入正文者，亦有抄录人凭己意增删者。校订中都尽力爬梳。于人物性格被明显扭曲者，则少施针线，力求不失真以传信（参见我在本书末写的《校勘说明》）。我为全书作注千余条，主要注释了俚语、方言、称谓及名物制度，于古人、古籍、历史事件及三教九流行藏，亦针对文意作了必要的解说。于专家或失之琐，于一般读者或尚失之简，取乎其中罢了。

《〈歧路灯〉旧闻钞》，所汇为研究资料，分为其书、其人二目，乃穷搜地方史料而成。李绿园著述，另有《绿园诗钞》四卷、《绿园文集》（无卷）、《拾摭录》十二卷，均未刻板行世，今已散失。我的《李绿园诗文辑佚》，亦由地方文献及传世抄本《绿园诗钞》残卷中辑得，计诗文百篇，分编三卷。《李绿园传》，则据方志及以上两项资料写就，分家世、生平、著述、交游等目，末附年谱。以为知人论世之助。在我工作过程中，曾与冯友兰先生函札相商，并蒙借给他的抄本，赠与他所收藏的《绿园诗钞》残卷，特附笔致谢。其他热情支持并促使我完成这一研究项目的师友尚多，这里我不一一写出他们的名字了。

最后我愿告诉读者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多次抄家，辛勤罗致并据以校勘的底本，包括《绿园诗钞》残卷，除公藏者外，已大都被送进造纸厂。这部校本原稿，只是由于可作为我的“厚古”的“罪证”，而被存入档案室，才幸免于难。今日阳光明媚，对座的窗前掠过阵阵和煦的春风。我能把它送在读者面前，悲喜之情实难形诸言表。但愿我的工作，未负读者所望。

1980年3月2日于郑州

目 录

序	姚雪垠	(1)
校本序	栾 星	(6)
第 一 回	念先泽千里伸孝思 虑后裔一掌寓慈情	(1)
第 二 回	谭孝移文靖祠访友 姿潜斋碧草轩授徒	(9)
第 三 回	王春宇盛饌延客 宋隆吉鲜衣拜师	(16)
第 四 回	孔谭二姓联姻好 周陈两学表贤良	(24)
第 五 回	慎选举悉心品士 包文移巧词渔金	(35)
第 六 回	姿潜斋正论劝友 谭介轩要言叮妻	(44)
第 七 回	读画轩守候翻子史 玉衡堂膺荐试经书	(51)
第 八 回	王经纪糊涂荐师长 侯教读偷情纵学徒	(65)
第 九 回	柏永龄明君臣大义 谭孝移动父子至情	(73)
第 十 回	谭忠弼戴君北面 姿潜斋偕友南归	(80)
第 十 一 回	盲医生乱投药剂 王姁奶劝请巫婆	(94)
第 十 二 回	谭孝移病榻嘱儿 孔耘轩正论匡婿	(102)
第 十 三 回	薛婆巧言鬻婢女 王中屈心挂画眉	(110)
第 十 四 回	碧草轩父执说论 崇有斋小友巽言	(115)
第 十 五 回	盛希侨过市遇好友 王隆吉夜饮订盟期	(121)
第 十 六 回	地藏庵公子占兄位 内省斋书生试赌盆	(129)
第 十 七 回	盛希侨酒闹童年友 谭绍闻醉哄孀妇娘	(137)
第 十 八 回	王隆吉细筹悦富友 夏逢若猛上厕新盟	(144)
第 十 九 回	绍闻诡谋狎婢女 王中危言杜匪朋	(151)
第 二 十 回	孔耘轩暗沉腹中泪 盛希侨明听耳旁风	(157)
第二十一回	夏逢若酒后腾邪说 茅拔茹席间炫艳童	(163)
第二十二回	王中片言遭虐斥 绍闻一诺受梨园	(168)
第二十三回	阎楷思父归故里 绍闻愚母比顽童	(174)

第二十四回	谭氏轩戏箱优器 张家祠妓女博徒·····	(180)
第二十五回	王中夜半哭灵柩 绍闻楼上吓慈帏·····	(187)
第二十六回	对仆人誓志永改过 诱盟友暗计再分肥·····	(192)
第二十七回	盛希侨豪纵清赌债 王春宇历练进劝言·····	(198)
第二十八回	谭绍闻锦绣娶妇 孔慧娘栗枣哺儿·····	(203)
第二十九回	皮匠炫色攫利 王氏舍金护儿·····	(209)
第三十回	谭绍闻护脸揭息债 茅拔茹赖箱讼公庭·····	(214)
第三十一回	茅戏主藉端强口 荆县尊按罪施刑·····	(225)
第三十二回	慧娘忧夫成郁症 王中爱主作逐人·····	(230)
第三十三回	谭绍闻滥交匪类 张绳祖计诱赌场·····	(236)
第三十四回	管貽安作骄呈丑态 谭绍闻吞饵得胜筹·····	(247)
第三十五回	谭绍闻赢钞夸母 孔慧娘款酌匡夫·····	(254)
第三十六回	王中片言箴少主 夏鼎一诺赚同盟·····	(260)
第三十七回	盛希侨骄态疏盟友 谭绍闻正言拒匪人·····	(266)
第三十八回	孔耘轩城南访教读 惠人也席间露腐酸·····	(273)
第三十九回	程嵩淑擎酒评知己 惠人也抱子纳妻言·····	(280)
第四十回	惠养民私积外胞兄 滑鱼儿巧言诤亲姊·····	(285)
第四十一回	韩节妇全操殉母 惠秀才亏心负兄·····	(296)
第四十二回	兔儿丝告乏得银惠 没星秤现身说赌因·····	(302)
第四十三回	范尼姑爱贿受暗托 张公孙哄酒圈赌场·····	(307)
第四十四回	鼎兴店书生遭困苦 度厄寺高僧指迷途·····	(314)
第四十五回	忠仆访信河阳驿 赌奴撒泼萧墙街·····	(324)
第四十六回	张绳祖交官通贿嘱 假李逵受刑供赌情·····	(332)
第四十七回	程县尊法堂训海 孔慧娘病榻叮咛·····	(340)
第四十八回	谭绍闻还债留尾欠 夏逢若说谋许亲相·····	(347)
第四十九回	巫翠姐庙中被物色 王春宇楼下说姻缘·····	(354)
第五十回	碧草轩公子解纷 醉仙馆新郎召辱·····	(360)
第五十一回	入匪场幼商殒命 央乡宦赌棍画谋·····	(367)
第五十二回	谭绍闻入梦遭严谴 董县主受贿徇私情·····	(377)
第五十三回	王中毒骂夏逢若 翠姐怒激谭绍闻·····	(384)
第五十四回	管貽安骂人遭辱 谭绍闻买物遇赃·····	(391)